



[heaven]





Falling Colors · 松本市美术馆 · 西泽与日本桑纸 (摄影: Shiki Iwabuchi)

HIROSHI SENJU

千住博

我觉得由地球引力形成的从上而下流动的水就是地球人类唯一的存在根源，
所以我被瀑布深深地吸引了。
世界上的很多人也一样，作为同样的人类，同样的生物，
超越哲学、思想、历史等等，大家都会在瀑布里找出一种美来。



Waterfall-2003・东京君悦酒店 (摄影:Nacasa & Partners Inc)



空的花园（局部）

空的花园·2009·173cm×946cm·银与天然颜料·云肌麻纸





天上来水

千住博访谈

编辑/撰文：美帆 摄影：田渊陆深 翻译：杨世奇

宋元时期的画家是我的真正的老师，他们是我的原点。我一直以来向他们学习绘画。

在画坛精耕细作三十年的千住博是日本的代表画家之一。长期以来，他创作发表了许多形式新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幅描绘瀑布的画。这幅画在1995年威尼斯双年艺术展上赢得好评，千住博也因此喜获荣誉艺术家奖。由于这是东方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一大话题。此后千住博一直精心于画瀑布作品，所创作的每幅画都具有强烈的个性与热情。近年来，他开始挑战新的主题——崖。千住博经常说，“日本画在千年前确立以后，其材料和手法并没有变化。用岩颜料画日本画，就好像通过矿物质与四十六亿年前的地球对话一样。绘画材料都是用自然的东西制作的。也就是说，日本画与人的原始本能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无论瀑布还是崖，他的作品都很端庄静谧，有一种肃穆的气氛。作为一个日本画艺术家，持续留下无与伦比的足迹，这样的想象力源自于哪里？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在轻井泽，探访了正在为将于2011年10月开馆的千住博美术馆准备作品的千住博。这座美术馆由世界著名建筑事务所SANAA的西泽立卫设计。馆内的地板是倾斜的，有两个圆形的空间。采用大量玻璃建造的这个奇异又优雅的美术馆，与千住博的作品浑然一体，形成了一种非常美妙的艺术意境。

《生活》：是一种什么原因，使你开始了瀑布题材的创作？

千住：在有些地方，当我看到瀑布的时候，会非常冲动，无论如何都想要画出来。世界上画过瀑布的画家很多，不过，专门以瀑布为主题的画家从来没有。中国宋元时代的有些绘画里面也可以看到瀑布，可真正杰出的瀑布画还没有。因为瀑布是从上落下的东西，作为主题可能不太合适。不过，我在看瀑布的时候，会感到很强大的生命力，勇气和奔放的能量。我确信这就是一种美。可当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画。有一次，在苦思冥想后始终找不到答案，我被逼得把颜料从上而下直接泼向纸面，但突然间我看到了一直想画的那种激动人心，有着强烈震撼力的瀑布。那就是颜料的瀑布。后来我深入研究颜料自上而下流动的那种效果，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我的“瀑布”。如今我还在孜孜不倦地继续画着瀑布，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

《生活》：当初那个令你震撼的瀑布在哪里？

千住：夏威夷大岛。原来我没有打算去看瀑布，只是想看看熔岩和野生动物。有一天，我乘直升机去看鹿群，因为直升机马达的巨大声响，鹿群中多数鹿向四面八方逃散而去，只有一只鹿一动不动地对我们怒目而视，那就是鹿群的头。那种英勇、矫健、品格高尚的样子使我深受感动。我想把那只鹿画下来。那时候在鹿的旁边正好有个瀑布。

《生活》：对你来说，那个瀑布是那只鹿的矫健和品格的象征？

千住：对。当时，无论怎么画那只鹿也无法表现其力量和品格，我忽然想到，如果画瀑布，也许能够表现那种勇气和力量。这就是我开始画瀑布的起因。所以那只鹿的形象至今印刻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只有看瀑布时间最长的鹿才能成为鹿群的头。

《生活》：因为水有很大的能量和力量，你把那只鹿和瀑布放在一起就很自然了。

千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有两样不能缺失的东西，第一就是水。如果没有光，没有氧气，有些动物、植物，包括昆虫也能够活下去。不过任何生命没有水就不能生存。对我们来说，水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东西。还有一个，在地球上有一个偶然产生的，不太重也不太轻的地球引力。就是说，水和地球引力保持我们的生命。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会把水看作生命的象征、勇气、美等等。我觉得由地球引力形成的从上而下流动的水就是地球人类唯一的存在根源，所以我被瀑布深深地吸引了。世界上的很多人也一样，作为同样的人类，同样的生物，超越哲学、思想、历史等等，大家都会在瀑布里找出一一种美来。



千住博



千住博美术馆·西泽立卫设计·日本轻井泽

《生活》：对生命的感受人人都有，你的瀑布作品就是表现一种人类共同的感觉，换句话说，那就是表现力量和美。

干住：美就是对生命的喜悦。譬如，日语中的“好吃”，我们写“美味”，就是说，好吃也是一种美。吃东西身心就会好起来，情绪也会兴奋起来。虽然有什么困难，明天也照样坚持活下去，这样的感觉就是美。“美”这个字出现在大约3300年前的中国，“美”是描写大的羊，以前羊就是人的同伴，我们可以吃它的肉，可以喝它的乳汁，很冷的时候可以穿它的皮，我们寂寞的时候和它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安慰。羊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身。就是说，大羊意味着生活很丰富，美就是丰富，丰富就是一种理想。如果有水，肯定也有鱼，植物、动物，所以大家看瀑布就会感到勇气与美。能感到美的风景给予人的力量，美对人的本能提供着必需的东西。所以如果轻视美成为现代艺术的潮流的话，我觉得非常危险。我们当然应该直视美，理解美。我们现在应该再一次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生活》：传授“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的工作。

干住：正是这样。这是所有的艺术家的义务。

《生活》：“瀑布”都是尺寸很大的作品，一开始就画得那么大吗？

干住：对，还是大的东西有力量，大也是一种美。就像长城一样，那种雄伟的样子让我感到磅礴的生命力。

《生活》：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瀑布”时，以为这是摄影图片，也许有人说过同样的话，你的瀑布让人感到光明的概念。

干住：我在欧洲发表瀑布作品时，有欧洲人问我，“这是光的瀑布吗？你画的是神吗？”因为在欧洲的宗教观念里，莫大的光从上落下就说“光临”，也就是说神。还有其他人问我，“这是广岛的原子弹吗？”对他来说，我的瀑布看起来好像原子弹的蘑菇云。我说，“两个都不对。我只画瀑布。”不过，绘画是一面镜子。观赏者的心和他的历史、思想、价值观，都在看作品时凸显出来。所以在绘画里面如果看到光的话，那个人的心里面也可能有光。另外，绘画也是我自己的镜子。干住博是什么样的人，只要看我画的画，就知道了。绘画是一种交流，画画的人与看画的人共有些感觉。人都不一个人，不是孤立的。大家都是高兴就笑，难过就哭，都是一样。让我们回到那种共同的平台的就是艺术。音乐，文学，都是一样。艺术会鼓励、安慰、贴近人们，艺术是为了让人幸福地生活下去而产生的人类本能的智慧，它超越语言的交流。

《生活》：你一直使用日本纸作画，对绘画的材料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干住：当你看路上的小石头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四十六亿年前诞生的地球，那时候只是大的熔岩块。后来由于天地变异成为了更小的岩石，又经过数亿年之久的岁月，石头或被冲到海里，或被雨淋，现在出现在我们的脚下，一块小小的石头里面有着四十六亿年的历史。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我觉得拥有这样的感觉很重要。我们身边的东西都是宝物，我对风景的感觉就是这样。我非常崇敬中国宋元画的画家，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和我一样，自己的身边就有宝物如山，自己在的地方就是宇宙。所以我使用天然的本国纸，和把天然的矿物粉碎后做成的岩颜料，以及天然的动物胶。墨也是每次去中国的时候买的，那都是用古木制作的。

《生活》：在日本静冈的大德寺聚光院伊东别院，在美国费城的松风庄等一些日本建筑里的屏风上，都可以看到你画的瀑布。很多看画的人可能觉得你的绘画还是具有日本风格，你对日本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干住：其实没有。极端地说，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日本人。我确信保持平衡的人，不管古今东西，都能得到别人的认同。超越民族、人种、国籍、国境，互相理解，这是我的追求。我从来没有怀有过“作为日本人”、“作为男人”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我的作品在欧美也获得很高的评价，我觉得这是因为作为人类中的一员在创作作品。优秀的日本美术肯定在别的国家也会得到理解，只有自己的国家的人理解的作品不是杰出的作品。但硬要分的话，我看自己的作品时，还是意识到那是东方绘画。

《生活》：是什么东西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呢？

干住：气氛。不是颜色或者形状，而是整个作品造成的宇宙观。我在宇宙，要在那里玩，我描画的风景就是神的肖像，这种想法是很东方的。中国的宋元画也是的。李唐，范宽，郭熙，都是表现宇宙。所以如果中国人看我的作品，我觉得能得到很大的理解。

《生活》：有中国人说，你的作品有佛教的意味。

干住：如果有人这样认为我也很高兴。我进入绘画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因为我感动于11世纪的宋元画。宋元时期的画家是我的真正的老师，他们是我的原点。我一直以来向他们学习绘画。定于今年9月举行的成都艺术双年展邀请我，那时候我会发表尚未向世界公开的“崖”的作品。将展示两张长达10米的很大的绘画。画的背景是用白金涂的，然后再使用岩颜料绘画，完全是使用岩石制作的颜料画岩的作品。

《生活》：崖的作品有一种与11世纪宋元画更接近的感觉。为什么开始画有关崖的作品？

千住：我的人生一直以来向往着遥远的桃花源。听说越过那个崖就可以看到很美的瀑布，于是我就开始攀登那个崖。瀑布画好了就从那个崖下来，然后又攀登别的崖，总是这样的。不过，我最近发现，归根到底上崖下崖就是我的人生。崖就是让我画很美丽的作品，这也是我的原动力。我总以为自己向往的东西都在很远的地方，其实就存于在我的面前。这样我就会觉得崖是多么的美，非常想创作崖的作品。

《生活》：是否感觉到崖就是你自己？

千住：对的。崖就是我的人生。在日语里，崖渊意味着面临深渊（危急关头）。崖渊景致很好，看得到很远的地方，可一方面很危险。我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崖渊人生。不过到今天我还没有跌落，所以感到崖那很大的慈爱。当开始画崖时，我把叫作“云肌麻纸”的比较厚的日本纸搓掉横竖作皱褶，这样山和谷就在纸上出现了。在那个纸上作画，就是在山上画山，在谷中画谷，好像最初瀑布是颜料泼出来的瀑布一样。至今很多画家画过崖，可用这种方法诞生的崖就是我的崖。

《生活》：你原来就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

千住：自然就是人管不了的东西，我们在它里面活着，不，自然让我们活着。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概念，没有人能画风景画。

《生活》：你认为你的创作的想象力源自哪里？

千住：我的周身有像网眼一样的东西遍布着我的感觉雷达，经常像少年的目光那样对所有的事情兴趣盎然。艺术就是交流，我能听到所有的意见。绘画应该看，音乐应该听，文学应该读，不然的话什么都不能了解。经常保持这样的态度，自然会得到很多信息。有时候在那信息之中有着很刺激的事情，启发我产生新的想象力。

《生活》：从小就是这样的吗？

千住：我的父亲经常告诉我，“胡乱涂的画也可以，但是如果一心一意地画，拼命地画，那就会变成艺术”。这是我的父亲的想法。母亲也不断赞扬我的画给我鼓励。我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东西也很多。

《生活》：你为什么选择绘画作为自己的工作？

千住：任何人都应该从事些什么工作。那我觉得，不管生活能过下去还是不能过下去，我都想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如果做不太愿意的工作赚钱，肯定浪费时间和钞票。所以尽管比我水平高的人，比我有更多才能的人也许很多，但我没有考虑这些事情，在十几岁的时候一直想着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后来知道了如果不画画我就不能生存。虽然我的高中自动进级不用高考，可我还是决定投考日本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大学。

《生活》：你后来搬去纽约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千住：我在1990年代作为画家初次亮相。当时与现在不一样，如果你想要向世界发出什么信息，无论如何应该在纽约。现在有网络，什么地方都能成为世界的中心。不过那时候，不在纽约什么都不能发展，即使在日本获得很高的评价，全世界的人还是不知道。所以中国的蔡国强也是。很多艺术家从世界各国来到纽约，那时候的纽约非常有意思，很刺激的。

《生活》：1993年，在纽约，你的夏威夷基拉厄厄火山的绘画作品得到好评，并被作为杂志的封面画。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吗？

千住：我觉得在这里有我的一席之地。不过当时的纽约，是个两年之内会有百分之七十的画家被淘汰的相当激烈的地方。很多画廊的人告诉我，首先必须坚持两年，然后再坚持两年。每个画廊都每隔两年撤下销售不好的画家，采用新的画家。特别是我的画比较大，不那么容易销售。不过，幸亏我能得到很好的评价。我现在在纽约还有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是由废弃的发电站改建的，在日本根本找不到那么大的空间。

《生活》：以后你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要做的事情？

千住：我总是认为要做的事情应该现在就做。就是说，现在就是未来。如果有要做的事情，不过现在还在做别的事情，这意味着你活在过去。现在要做的事情现在做。现在就是未来，这里就是未来。现在就是未来的开端，活在现在就是活在未来，这是我的想法。

千住博 Hiroshi Senju

1958年出生于东京。1982年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日本画专修毕业。1993年基拉厄厄火山的作品被纽约发行的《New York Gallery Guide》作为封面画。1995年在威尼斯双年艺术展获得荣誉艺术家奖。此后他一直精力充沛地创作，发表了很多巨制杰作。2007年就任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校长。现在主要往来于纽约工作室、京都和东京三地从事艺术创作活动。在羽田国际机场，在Grand Hyatt Tokyo，在东京地铁新宿三丁目站等等，都可以看到千住博的瀑布壁画。2011年9月将参加成都双年艺术展。同年10月在日本轻井泽的千住博美术馆将开馆。



千住博美术馆·西泽立卫设计·日本轻井泽